

## 初朝于廟

在沐邑的周王姬誦還是知道了魯周文公姬旦所做的惡事，不管周文公如何虛言矯飾，他仍覺得這個叔叔太過分了，難怪夏族、殷家人民都不服周人紛紛遷移，中土殷地朝歌舊地市面蕭條，十室九空，盡成廢墟。

壬寅春正月，周王姬誦除服，這也是周文公姬旦訂定的喪禮，丁酉冬十二月周武王姬發薨，戊戌夏六月才葬於畢，當時周文公姬旦非要他守喪三年，如今年滿除服，周文公姬旦再也無法限制周王姬誦了，天氣寒冷，姬誦要去祭祀太廟，他要去鎬京王宅祭祀，闕天的兒子閔子一直跟隨周王姬誦，他送來元服，非要周王姬誦穿上不可，還要頭戴旒冕，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，除武王之喪，將使即政朝于廟也！

這可不好了！周人紛紛來鎬京太廟告狀，是蒲姑人先來，他們是沐邑也就是洛邑東邊的小部落的蒲姑人，丙申秋管叔、蔡叔和霍叔的人將蒲姑人居踐踏一番，還將蒲姑君給綁架了去，現在這三家都沒落了，該把蒲姑君還回來了吧？

管叔、蔡叔和霍叔的家人也來告狀，周文公姬旦讓大旄佔據玉門，還說孤竹三女是姦，孤竹女花已然耄耋，經不起他們這樣汗巖和羞辱，病重不起又斃了，管叔只能委屈求全；蔡叔被囚于郭澐，一處低窪之地，霍叔一家被驅趕出了左學，已經流落在外，衛康叔說他已被廢為庶人……，還有殷頑民作怪，那麼多人去送殯，埋葬了武庚祿父以後，居然能憑空消失，連墳墓

都沒有，他們都消失的無影無蹤，孟門至今都無人回去……，孟門只剩下仲衍家兩個老的，這是召公姬奭來告的狀，他很慌那些殷民。

連遠在魯地的奄的徐人、嬴姓熊嬴族人也來告狀，在他們附近的淮夷人也擔憂周族羌人來蹂躪莊園，紛紛遣人來到鎬京向周王姬誦告狀。

這些事情都由閔天之子閔子記錄下來告訴住在魯曲阜的周文公姬旦，周文公姬旦老而許，他派人請周王姬誦到魯，來了就明白了他的冤屈，周文公姬旦早就想好了對策，周王姬誦除服了，蘆墓三年是他的前妻燕京戎女勒創建的，他拿來叫周王姬誦小子遵循，可惜三年太短了，如果能掌握周王姬誦小子這隻目，他大可以繼續掌管一切，於是他慎重的邀請周王姬誦到魯。

周文公姬旦派了太史莢到鎬京太廟觀見周王姬誦小子，還送來了麥子，說這是今年的新麥，魯得了上天的祝福，才四月新麥就豐收了！周文公姬旦還做了《刑書》九篇，命另外一個太史正升拜于周王，這些搗鬼周王姬誦一概不理會，他吃了麥，又命兩個太史莢、正，將周文公姬旦送來的文書收起來，太史正藏之于監府，以為歲典。

周王姬誦並非小子，他也不是不懂世事，而是周文公姬旦自恃是族裡的長輩，又習慣造段，他創造圖文的伎倆越發純熟了，他把每一件小事都畫成圖文，他大做文章，還要典藏，把一分真實誇大成十分，做了壞事則賴給別人，尤其是賴給上位者，這是周文公姬旦的一貫的伎倆，後來的周族羌人也紛紛學習他呢。

周王姬誦沖虛寧靜，淡泊以對，周文公姬旦猶嫌不足，他要更進一步，挾周王號令天下了，周王姬誦只是個小子。後代人不知道是故意、還是被洗腦了？居然都相信（武王崩，成王嗣，

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，周公攝政君天下，彌亂六年，而天下大治……。

周王姬誦真的到了魯，周文公姬旦在魯曲阜附近建造了一座居室給他住，自己躲在曲阜，遲遲不肯來覲見，周文公姬旦自恃長輩身分，看你周王姬誦有何能耐，無人無糧，又無虎賁、師旅，看你是孤掌難鳴了！

周王姬誦六十三歲，他一生寧靜淡泊，長身高大，隆準龐眉，方口廣顴，眉目秀氣似妹喜已，笑臉，神態宛如他的阿舅帝辛紂王。他自幼勞作，帶著弟弟們替父親牧養西岐苦地，也廣有力氣，如今雖老，身形體力卻不頹敗，不像周文公姬旦，宛如躲在錦繡堆裡的老鼠那樣可怕嚇人。

周王姬誦也不是一個人來，長子姬釗侍奉在側，召公姬奭派了二十名虎賁保護他，還有侍者和役者各五名，連同閔子、太史莢、太史正一起，也有三十幾人，兩部車駕就來了魯，住進王宅，這王宅居室如民戶農家，前後兩進，有晒穀場。周王姬誦早就脫去元服了，穿那種右衽長衣大廣袖的女娘服，還戴著旒冕頭冠什麼事也不能做，連端杯子喝水都不方便，只有愛裝模作樣要人服侍的億懶人才喜歡穿女人衣服，他可不愛。

周王姬誦不時和兒子姬釗巡看四方，車駕上張有棗紅色的華蓋傘，周從火得天下，這是周文公姬旦說的，他要紀念回祿火燒摘星樓，湮滅了他們竊取摘星樓的寶物的證據，且周人都喜歡胭脂，卻又得不到胭脂，只能取紅花染色，染成深紅、棗紅不等，就是染不出殷紅色。

奄的徐人和嬴姓熊羸族長都來見周王姬誦，見他如老農，見他也會稼穡耕種，也自理生活，帶來的年輕人只有三個人是怪樣子，其餘都如常人，窄袖短衣，打綁腿穿草履勤勉勞作，那三

個怪模怪樣的人就是閔子、太史荃、太史正。

淮夷人也來見周王姬誦，王宅樸素，外頭還曬有稻穀，伸手簷下有石臼，也有人勞作，他們放心了，至少周王姬誦不會叫年輕男人來包圍人家鼓譟不休，他們怕了那些鑼鼓強人了！周王姬誦在魯，安撫了淮夷、奄徐和熊羸族。

周文公姬旦又在魯曲阜紀錄了〈夏四月初嘗麥〉；〈王師伐淮夷入奄〉，將之收入了《金縢之匱》，周文公姬旦一生是個無力又膽小之人，殺生一事豈能為之？生命有光，生可殺呼？周文公姬旦雖不敢親自動手宰殺生物，卻大起殺心！他縱人殺大牲為太牢，還要進一步說周王姬誦征伐他族，他都不知道，殺業一起，殺心漸猛，縱殺心，做殺業，漸以殺人，以及殺其六親眷屬，甚而積為兵刀大劫！可悲也矣。

周王姬誦卻深知此理，自武庚祿父與他對談過一席話之後，周王姬誦秉承「守志氣者靜，壯躁者日耗以老，有若無、實若虛；機械巧智不載於心就能安樂，人生但求其放心爾！」他只求放心，他不起殺心，亦不叫人宰殺活物祭天祭地，連祭祀太廟都只是拿個玉板祭告，用木杓舀水奠祭，對著那些自說說話而已，其餘的都免了。

況且他深知「以惡心感之，人亦以惡心應，我以善心感之，人亦以善心應」之理。

可是周文公姬旦不懂，他只想自己的後代子孫萬代公侯，甚至為王為帝統領天下，帝王相師……等等，且他的上代周文王姬昌一生立下了壞榜樣，樣樣都讓周文公姬旦有了新解，他終究是不懂自然之道，妄想用一己之想統御萬方！

人因內精不足而思淫，此種人才會廣取妻多生兒子、女兒，若更因為自己不曾勞動辛苦，

那就只會敗壞後輩的心性了；而內火不濟才會怕冷，怕冷之人當然會思衣，且愛穿長衣廣袖大禮服，都是因為自己內火不濟，真是怕冷啊！

周文公姬旦聚斂，因他不會民生，他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所以內財不足，他若不依仗父兄等眾人的勢力，焉能在西岐活命？他是廣聚斂、廣舉債，廣積怨啊！

內神不足之人常思祭拜，祭拜天地自然萬物，甚至祭拜鬼物，樣樣都來了！終於，周文公姬旦將匱送到廟堂上，叫眾人跪拜了！

他內才不足愛白扯、愛造段，他在魯國曲阜的後人終於有人看懂了，也想通了他的《金縢之匱》那些白扯物件了！

中土幾千年又過去了，周文公之後人依舊代代血食人民，白拿食禮毫無愧色，那些自稱繼承「道統」的人啊！都成了食客了，他們散到各個國、家去，當起了門人，且無需勞作，只要靠一張嘴，鼓動三寸不爛之舌，靠一支筆耍動如刀，成為刀筆吏，還自稱有筆如椽！

不時就抬出名為道統的那隻大大的匱，廣派學生子們手拿長長的雉羽，仿著虎賁們列隊，在門庭裡聽音辨位，穿著殷地朝歌女人的禮服，右衽長衣大廣袖，旋轉舞拜不已。

